心動，要有警覺立即行動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

危機宛如黑天鵝，但誰也不知道，它究竟何時會悄然出現。正因為大家往往習慣安於現狀，缺乏危機意識，總認為絕不會那麼倒楣，危險會降臨在自己身上，因此當黑天鵝一旦悄悄地來臨時，往往讓人措手不及而陷入險境。「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」古今社會，人人理性自利，唯利是圖。執法人員站上火線，往往會面臨到許多利誘，自己如果沒有敏感度，懂得拒絕誘惑，一旦把柄被掌握了，就會任人予取予求，於是只得越陷越深，終究難以回頭，直到東窗事發，而後束手就擒。

警覺性之高─趙襄子

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記載一段故事：公元前 453 年，春秋時期晉國有六大家族爭奪政權。豫讓曾在范氏、中行氏門下工作，然而始終未受到合理重視；後來投靠智伯，深獲智伯尊寵，並受到重用，為此讓他時時感恩，總想圖報，不幸後來趙襄子聯合韓、魏二家，消滅了智伯。

豫讓說：「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說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為報讎而死，以報智伯，則吾魂魄不愧矣。」於是他先改變姓名，冒充服刑人，再混進宮廷，企圖藉整修廁所時，刺殺趙襄子。但趙襄子於如廁時，突然心為之一動，有所警覺，立即下令搜查，於是逮捕到豫讓。趙襄子認為豫讓肯為故主報仇，實在是個有義氣的人，不忍殺他，便將他釋放。豫讓卻仍不死心，不惜身上塗漆，以改變形貌，繼而又吞炭以變化聲音，再喬裝成乞丐，準備伺機再行報仇。

不久豫讓埋伏在一座橋下，趙襄子的馬走到橋頭，突然驚跳起來，他說：「必是豫讓。」於是豫讓行刺再次失敗。由於趙襄子對於危機的敏感度，讓他安然度過死生之地。

當機立斷—劉邦

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也記載一段有關危機意識的故事：漢高祖七年，西元前 200 年，劉邦率兵征討匈奴，不幸兵敗平城，被圍七日，幸有陳平為他出謀劃策，才能順利脫困。高祖回京洛陽，過宿趙都邯鄲，趙王張敖是他的女婿，親力親為熱心招呼，從早忙到晚，為他備妥好酒好菜，禮節極其

周到，態度甚為謙恭。可高祖卻毫不買帳，舉止非常傲慢。趙相貫高、趙午等人已六十餘歲了，都是趙王之父張耳的門客，為人一向很有義氣，看在眼裡，很不是滋味；他們憤怒說：「吾王柔弱！今王事高祖甚恭，而高祖無禮，請為王殺之！」趙王聽到父親的老臣氣憤填膺，不滿盈庭，急得咬破手指出血，教訓他們萬萬不可造次犯上。貫高、趙午等十餘人氣猶未消，還是私下議論，決定要暗中部署，為主子報仇，出一口怨氣。

漢高祖八年，劉邦從常山郡回師，又路過趙國，於是貫高等人先在柏人縣預置機關，於驛館的夾層牆壁內隱藏刺客，準備在劉邦如廁時動手。劉邦正想要在此過夜留宿時，忽然一時心動，好奇地問左右：「這地方縣名為何？」隨扈回答：「叫柏人。」劉邦認為「柏人，就是被人所逼迫！」不吉祥之感，油然升起，於是不宿而去。

劉邦讀書不多，教育程度並不高，此行並沒有國師張良從旁點撥，也無智多星陳平教他趨吉避凶。不過，由於劉邦一時靈光乍現，忽然心有所動，聯想到「柏人，被人所迫！」

心頭似有不祥的預感，連夜急忙離開，始能逃過一劫。由此一例，可以證明劉邦警覺性之高；當然，從另一個視角觀察，也可以瞭解高祖對人對地疑心之重！對照前例趙襄子於如廁時，突然心為之一動，立即有所警覺，馬上採取相應的行動，方得以預防被害，其中道理不言可喻。

酒色財氣，並非罪惡，卻是事業成敗的關鍵，執法人員或多或少都有體驗。檢警調海巡等執法時，難免遇有應酬，本不足為奇。有時地方好友請客，或同學邀約相聚，又不好意思探問餐敘的宴客名單，本為人情之常。但凡有心人，巧設鴻門宴，往往執法人員到了現場，才驚見座中赫然有特定營業負責人士，甚至是自己偵辦中的敏感對象，在這關鍵時刻，應該學習劉邦的敏感與直覺，二話不說，立刻反應，就連禮貌性的招呼都一律免了，只須說聲上洗手間，趕緊尿遁而去。

忽然心有所動時，要有警覺而立即行動，迅速脫離險地才是萬全上策。